



南 / 方 / 语 / 言 / 学 / 丛 / 书

甘于恩 主编

广州话助词研究

彭小川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南 / 方 / 语 / 言 / 学 / 丛 / 书

责任编辑：李 战 侯丽庆
责任校对：黄雪芬 黄 球
封面设计：山 内

ISBN 978-7-81135-691-5



9 787811 356915 >

定价：35.00元



南方语言学丛书

甘于恩 主编

广州话助词研究

彭小川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话助词研究/彭小川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12
(南方语言学丛书)
ISBN 978 - 7 - 81135 - 691 - 5

I. ①广… II. ①彭… III. ①粤语—助词—方言研究—广州市 IV. ①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1836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371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2008年5月，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被批准为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既是莫大的荣誉，又是一种考验。中心全体研究人员皆深感责任重大，在各方有力的支援下，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9年，《南方语言学》（第一辑）诞生了，她为省内外语言学者交流学术成果搭建了一个极佳的平台。该书出版不久，即告售罄。这说明《南方语言学》的出版不但非常及时，而且十分必要。

然而，《南方语言学》的容量毕竟有限，她要面向广大语言学者，不能只容纳、发表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学术成果。为了全面检视中心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经过充分酝酿，我们决定编纂“南方语言学丛书”。本次推出的是第一系列，以岭南方言研究为重点，包括以下七种：

甘于恩《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

伍巍《方言研究集稿》

范俊军《语言调查语料记录与立档规范》

彭小川《广州话助词研究》

陈晓锦、翁泽文《粤语西翼考察——广西贵港粤语之个案研究》

刘新中《广东、海南闽语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

钟奇《汉语方言的重音模式》

第一系列出版后还将征集相关研究成果，陆续推出第二系列、第三系列等。我们既重视基地骨干研究人员成果的整理与出版，也欢迎兼职研究人员提交成熟的研究成果与读者分享。我们衷心希望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真正成为团结、整合南方方言研究力量的一方园地，不断推动语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深入开展。

广东社会氛围宽松，语言丰富复杂，学术思想活跃，经济蓬勃发展，这些都是广东省语言学繁荣的重要条件。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现已成为广东省人文社科的重点研究基地，并获得了省里及各方的有力支持。如此良好的学术环境，请诸君勿负之！让我们加倍珍惜，共同努力吧，广东方言学乃至语言学事业一定可以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最后，欢迎读者朋友对“南方语言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提出宝贵意见，使它成为南方语言学的一个闪亮品牌。

甘于恩

2010年7月8日深夜草于方言调查途中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关于助词的界定	(1)
第二节 广州话助词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4)
第三节 广州话助词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	(6)
第四节 广州话助词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6)
第五节 其他问题的说明	(7)
第二章 广州话的动态助词	(9)
第一节 广州话动态助词的特点及其研究价值	(9)
第二节 表示“进行体”的动态助词——“紧”	(14)
第三节 表示“持续体”的动态助词——“住”	(23)
第四节 表示“完成体”的动态助词——“咗”与“晒”	(40)
第五节 表示“经历体”的动态助词——“过”	(62)
第六节 表示“始续体”和“惯常体”的动态助词——“开”	(74)
第七节 表示“短时体”的动态助词——“下”	(82)
第八节 表示“回复体”的动态助词——“翻”	(94)
第三章 广州话的结构助词	(104)
第一节 广州话结构助词的特点及其研究价值	(104)
第二节 作定语标记的结构助词——“嘅”与“啲”	(107)
第三节 作状语标记的结构助词——“噉”	(119)
第四节 作补语标记的结构助词——“得 ₁ ”、“得 ₂ ”与“到”	(133)
第四章 广州话的疑问语气助词	(163)
第一节 概说	(163)
第二节 广州话疑问语气助词的界定	(163)
第三节 广州话的疑问语气助词——“嘛、咩、喺、咧、噉、咧”	(172)
第四节 广州话疑问语气助词之比较	(178)
附录一 广州话音系	(181)

附录二 论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的“效度”问题 (184)

 也谈“了₂”的语法意义 (194)

 广州方言表“持续”义的几种形式及其意义的对比分析 (206)

 广州话的“有得（冇得）”句 (215)

附录三 与本书内容相关的作者已发表文献目录 (225)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23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关于助词的界定

本书研究的是广州话的助词，需要先对“助词”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本着汉语学界方言研究的术语应尽可能跟共同语保持一致这一准则，我们先从共同语研究中关于助词的界定谈起。

一、关于汉语共同语的助词

汉语存在助词，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特点之一，也是汉语不依赖于形态变化这一更上位特点的一个直接的具体的体现。

“助词”作为语法学上的一个词类，是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①中首次提出来的。该书命名为“助字”，指出：

凡虚字用以结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

……

字以达意，意之实处，自有动静诸字写之。其虚处，若语气之轻重，口吻之疑似，动静之字无是也，则唯有助字传之。

从以上文字可看出，马氏对助词的界定外延比较窄，类似于今天学界所说的语气助词或语气词。但其沿用前人曾提出的“助字”这一名称，将其内涵明确化，并指出其为印欧语语法体系中所没有的一类词，很是高明。“助”这一字眼，揭示了这一类词语语法功能的内核。

《马氏文通》之后，“助词”这一术语得到较广泛的运用，但关于汉语助词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下面我们分几个小问题加以介绍，并明确我们的观点。

（一）关于“了”^②、“着”、“过”，“的”、“地”、“得”的定性问题

对于汉语的“了”、“着”、“过”，“的”、“地”、“得”，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吕叔湘（1984）曾指出：

① 见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② 这里说的“了”指的是“了1”，而非语气助词“了2”。

助词的问题在别的方面：有些助词“词”的资格不牢靠。比如动词后边的了和着，赞成把它们作为动词后缀的恐怕会比作为单词的多。de能够保留“词”的资格，全靠用在短语（包括主谓短语）后边的例子（领导交给我们de工作|不分昼夜de赶工）……大概除语气助词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能否保留“词”的资格的问题。^①

两种不同的观点具体如下：

第一，界定为“后缀”，如朱德熙（1982）^②把“了”、“着”、“过”，“的”、“地”、“得”都称为“后缀”。

第二，界定为“助词”，如邢福义（1996）^③，马真（1997）^④，黄伯荣、廖序东（2002）^⑤，邵敬敏（2007）^⑥等。

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了”、“着”、“过”，“的”、“地”、“得”均应算词，属虚词。理由如下：

其一，能够附着于短语的成分，没有理由界定为“后缀”。

除了吕叔湘（1984）所谈到的“的”、“地”等外，“了”、“着”、“过”也常可附于短语之后。例如：

- （1）学校表扬并奖励了优秀学生。
- （2）两个人用两根草棒子在地下画着商量了一阵。
- （3）这个问题我认真地想过了。

显然，例（1）中的“了”是附着于短语“表扬并奖励”后的；例（2）更能说明问题，两人“商量了一阵”，整个过程的伴随状态是“用两根草棒子在地下画着”，而不仅仅是“画着”，“着”明显地黏附于“用两根草棒子在地下画”这个复杂的短语。

词缀是依附于词干的，既然“了”、“着”、“过”也能黏附于短语，自然也就不应归为后缀，而应界定为词——助词，这正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特点之一。

其二，性质相同的成分，没有理由作不同的处理。

我们知道，“了”、“着”、“过”与“的”、“地”、“得”，各自所表示的具体的语法意义是不同的，但在它们的上位，都可进一步抽象出相同的语法功能——帮助某个语法单位附加上某种语法意义。

从吕叔湘（1984）的叙述中可看出，他是以它们能否用在短语后边来决定其能否保留“词”的资格的。假若如吕先生所说，“de”因能用在短语后而能够保留“词”的资格，而“了”、“着”的“资格不牢靠”，那么，“了”、“着”、“过”和“的”、“地”、“得”

① 见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 见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③ 见邢福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 见马真《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 见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下册，2002年。

⑥ 见邵敬敏主编《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在词类的归属上就不一致了，正如上面所说的，它们本来就都可以附于短语之后，显然没有理由区别对待。

（二）关于“结构助词”、“动态助词”与“语气词”的关系问题

对“结构助词”、“动态助词”与“语气词”的处理，也有如下两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分为两个不同的词类：“结构助词”和“动态助词”称为“助词”；“语气词”则称“语气词”。如马真（1997）^①，黄伯荣、廖序东（2002）^②，邵敬敏（2007）^③等。

第二，合并为一类词，统称“助词”。如邢福义（1996）^④、刘月华等（2001）^⑤，等等。

本书赞成第二种观点，认为“结构助词”、“动态助词”和“语气助词”的语法功能都是帮助某个语法单位附加上某种语法意义，应把它们归为一大类，统称为“助词”。

（三）关于助词的定义

各家对“助词”外延的界定不相同，是与他们对其内涵的认识有差异相关的。

如马真（1997）^⑥的“助词”只涵盖结构助词和时态助词，故其定义为：“助词：附在词或词组后面表示一定的结构关系或附加意义。”

邵敬敏（2007）也认为“助词的共同特点是：黏着在词或短语上面，表示附加意义”^⑦。

而邢福义（1996）^⑧把“结构助词”、“动态助词”和“语气助词”统称为“助词”，其中“语气助词”一般附着于整个小句，因此，他给助词下的定义是“助词是在语法结构中起助加作用的词”，并指出助词的主要语法特征之一是“附着于某个语法单位，帮助某个语法单位附加上某种语法意义”。笔者认为，邢书所指的“语法单位”不仅仅局限于马真（1997）、邵敬敏（2007）所说的“词”或“词组/短语”，而是包括了句子，这是跟其对助词外延的界定相一致的。

我们赞同邢福义（1996）的观点，本书对助词的定义是：助词是黏附于词、短语或句子，帮助它们附加上某种语法意义的一类词。

二、关于广州话的助词

对广州话助词的界定，情况跟共同语普通话相似，也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① 见马真《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见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下册，2002年。

③ 见邵敬敏主编《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④ 见邢福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⑤ 见刘月华、潘文娣、故韦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⑥ 见马真《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⑦ 见邵敬敏主编《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⑧ 见邢福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张洪年(2007)^①把表体貌的动态助词“咗了[tsɔ³⁵]”、“住着[tsy²²]”、“紧正在[kɛn³⁵]”、“过”等称为“词尾”;而把一般所说的语气助词及“表语法作用的记号”称为“助词”。李新魁等(1995)^②也将表体貌的“咗了”、“住着”、“紧正在”等界定为“体貌形尾”,另外其将“范围形尾”、“重复形尾”、“程度形尾”、“可能与必然形尾”、“结果形尾”等统称为“谓词形尾”;一般所说的语气助词加上别的一些词则称为“助词”。

与邢福义(1996)等的观点相同,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2002)将体貌助词与语气助词等归为一类词,称为“助词”。^③

本书研究广州话的助词,所取的观点与詹伯慧(2002)的观点相同。具体理由在讨论共同语助词时已阐述,这里仅简单论述几句。

我们认为,所谓“形尾”的提法,跟“后缀”本质上并无差别,不符合粤语的实际情况。广州话跟普通话一样,不依赖于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且表体貌的“咗了”、“住着”、“紧正在”、“过”等和表结构关系的“嘅的[kɛ³³]”、“噉地[kɛm³⁵]”、“得”、“到”等均可黏附于短语后。例如:

- (4) 架车你要撞熟咗至好上路。车子你要开熟练了才能上路。
ka³³ ts'ɛ⁵⁵ nei¹³ jiu³³ tsa⁵⁵ sok²² tsɔ³⁵ tsi³³ hou³⁵ sœŋ¹³ lou²²。
- (5) 我大个女以后,从来有咗人面前喊过。我长大后,从来没在别人面前哭过。
ŋɔ¹³ tai²² kɔ³³ nøy¹³⁻³⁵ ji¹³ hœu²², ts'œŋ²¹ loi²¹ mou¹³ hœi³⁵ jœn²¹ min²² ts'in²¹ ham³³ kwɔ³³。
- (6) 妈妈行开下,你要听叔叔阿姨嘅话啊!妈妈要离开一会儿,你要听叔叔阿姨的话啊!
ma²¹ ma⁵⁵ haŋ²¹ hɔi⁵⁵ ha¹³, nei¹³ jiu³³ t'œŋ⁵⁵ sok⁵⁵ sok⁵⁵ a³³ ji⁵⁵ kɛ³³ wa²² a³³!
- (7) 王老师好有心机噉教啲细蚊仔。王老师非常耐心地教这些小孩子。
wɔŋ²¹ lou¹³ si⁵⁵ hou³⁵ jœu¹³ sœm⁵⁵ kei⁵⁵ kɛm³⁵ kau³³ ti⁵⁵ sœi³³ mœn⁵⁵ tsœi³⁵。

由此可见,广州话的“咗了”、“住着”、“紧正在”、“过”等和“嘅的”、“噉地”、“得”、“到”等,跟句末语气助词一样都是词,而不是表形态的词尾。

因此,本书所研究的广州话助词,指的是广州话中黏附于词、短语或句子,帮助它们附上某种语法意义的一类词。它主要由动态助词、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三部分组成。

第二节 广州话助词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现状

广州话的助词研究已出了一批成果,这些我们将在个案研究中加以介绍,这里只在总

① 见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增订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 见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 见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体上谈谈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广州话的助词尤其是动态助词、结构助词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一) 助词个案研究的深度还不够

应该说,对广州话的助词,前贤有过诸多论述,有的颇有启发意义,但这些论述多见于综合性的著作或词典。综合性的著作和词典涉及面广,客观上造成了作者无法对所论及的每一个助词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因而有些结论难免不全面、不准确,同时,不少特点也未能被挖掘出来。

(二) 专题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颇为欠缺

广州话助词三个次类的专题研究呈不平衡状态。其中语气助词系统研究的成果突出,代表人物为方小燕教授,她已发表博士学位论文《广州话句末语气助词对句子表述性的作用》(2002),出版专著《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2003)。其专著从句子表述性的角度分析了句末语气助词在话语信息传递中具有的独特功能,揭示了广州方言语气助词的特点和规律。另外,麦耘的《广州话疑问语气系统概说》(庆祝《方言》创刊2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对语气助词的下位小类疑问语气助词作了系统的研究。

相较而言,广州话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的系统研究则大大落后了,至今尚无对广州话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进行详细且系统研究的成果发表。

综上所述,对广州话的助词进行专题性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二、研究意义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曾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意识到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只有深入挖掘汉语各地方言之“富矿”,才可能使我们对汉语的特点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对普遍语法理论作出应有的贡献。

邢福义(1996)指出,“在现代汉语语法系统中,助词的地位相当微妙,特别值得重视”^①。以广州话为代表点的粤方言在我国是颇有特色的一大方言,本书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广州话助词的特点和全貌,有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将其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作深入的比较,进而丰富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此外,本书稿的研究对语言理论的建设和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及对在粤方言区推广普通话和对外粤语教学都将有积极的意义。

至于具体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我们将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等章节中展开论述。

^① 见邢福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第三节 广州话助词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

广州话助词包括动态助词、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其中方小燕（2003）已对语气助词作了很全面的研究，因此，本书的研究重点是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分别见第二章和第三章。不过，对广州话语气助词中的疑问语气助词，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其尚有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处，故将范围缩小，专列第四章对疑问语气助词加以论述。因此，本书的第四章跟前两章在助词系统中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对于三类助词的研究对象，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

结构助词较少，总共五个，本书一个不漏地进行了探讨。

动态助词比较多，我们没有全面展开描写，而是有所选择。没有探讨的动态助词有：使用面较窄的，如表持续的“实”；由趋向动词虚化而来的准动态助词，如表起始体的“起（上）嚟/起身起来”和表继续体的“落去下去”。

至于疑问语气助词，考虑到对它们作研究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对粤方言的疑问语调及其与疑问语气助词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第二节“广州话疑问语气助词的界定”上。

第四节 广州话助词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的主要研究思路注重“五个结合”：

（一）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我们认为，对广州话助词必须进行充分的描写、充分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并挖掘出它的特点，研究才会有深度，才能真正体现出研究的价值。

因此，我们强调微观的研究，即采用“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方式，对所描写的每一个动态助词、结构助词和疑问语气助词进行详尽的描写、分析、归纳、解释，揭示其功能和特征，力求对所研究的每个个案均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并与普通话进行微观的对比。

同时，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在宏观方面对助词的次类又集中在现代汉语的大框架中，从整体上对它们的功能、意义、特点进行探讨和总结，揭示其全貌，并与普通话进行宏观而系统的比较，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二）语法意义与语法形式相结合

强调语法意义与语法形式相结合，借鉴、吸收话语分析的方法，力求挖掘各个助词语

义的不同层面及关系，并联系语境条件，对大量的言语事实进行仔细的考察，重新确定一些助词的语法意义，揭示它们的使用规律和在句法形式上的表现，努力做到语法意义与语法形式互相渗透、互相验证。

（三）静态描写与动态研究相结合

王希杰（1993）说得很好，“静态和动态的对立和联系是多种含义多种侧面”^①的。本书也注意从多个方面贯彻“静态描写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原则：对所研究的助词，不仅仅对所收集到的例句作静态的观察和描写，更注重作动态的研究，比如考察动词的小类或句子的语义特征对助词的选择限制等，同时揭示、分析其使用的条件；不仅仅静态描写助词或助词所在结构的语义小类，还注意揭示各小类之间的关系，比如是并列的，还是引申的等；注意将所研究的助词跟与其相关的助词或词语进行动态的比较，从中探讨一些理论问题；注意将语义与语用相结合，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多侧面地进行立体考察研究；注意从共时的静态的语料中去探寻其语法化的动态轨迹。

（四）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对所研究的每一个助词，注意在细致观察描写、深入分析挖掘的基础上，对一些现象或问题作理论上的解释。

（五）共时描写与历时研究相结合

不仅仅停留在共时的描写上，还注意探讨其中一些助词的虚化过程，理清这些助词或助词所组成的结构历时演变的轨迹。

总之，努力做好以上“五个结合”，力求对所研究的每一个助词均能发现一些问题，提出自己一些重要的观点和独特的看法，并对广州话的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在现代汉语助词系统中的特点作出总体的论述。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广泛吸取国内外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注意运用分布分析、层次分析、变换分析、语义特征分析、语义指向分析、对比分析、语境预设等分析方法和手段。

第五节 其他问题的说明

一、本书助词分合的原则

本书判定广州话部分助词是分还是合是依据其语法意义，具体来说，是看它们有无统

^① 引自王希杰《语法研究中的静态和动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3期。

一的上位语法意义。

比如，广州话的动态助词“开”有两种语法功能，“开₁”是“始续体”的标记，“开₂”是“惯常体”的标记，尽管它们之间有联系，“开₂”是由“开₁”进一步虚化而来的，但它们的上位无法再概括出一个上位的语法意义，故我们将“开”判定为两个。（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六节）

同理，结构助词“得”也分为可能补语的标记“得₁”和评判性补语标记“得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动态助词“翻”，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在具体章节的称说上，本书将其称为“翻₁”和“翻₂”，这并不意味着有两个动态助词“翻”。其中“翻₁”的语法意义是“表示回复本来的或曾有的”，“翻₂”的语法意义是“表示意念上的回复”，后者由前者虚化而来，两者有其上位语法意义“表示回复”，因此，我们认定动态助词“翻”只有一个，这体现在本书目录上并没有出现两种“翻”的上位语法意义。

动态助词“住”则与“开”、“得”的情况相反。它的语法意义是表示“持续”，有的学者将格式“咪别+V(……)+住(先)!”（如：咪剥花生住先！先暂时别剥花生！）中的“住”视为语气助词，即将助词“住”分为两个。我们认为，“咪别+V(……)+住(先)!”实际上是“V+住(……)+先!”用作祈使句时的否定形式，表示先暂时持续一段时间别做某事，这仍然跟“持续义”有关，属于“住”的一种特殊用法。故我们判定助词“住”只有一个，即动态助词。（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二、本书例句的来源

本书广州话例句的来源主要有如下渠道：

- (1) 有关广州话的著作后附的“标音举例”。如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李新魁等的《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等。
- (2) 方小燕教授提供的小型粤语语料库。
- (3) 陆镜光教授提供的“香港粤语语料库”（香港大学）。
- (4) 广州话教材。如方小燕的《学会地道广州话》（广东嘉应音像出版社，1997）、詹伯慧教授主编的《新时空粤语》（上）（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
- (5) 笔者平日留意并记录的日常口语对话。
- (6) 自拟例句。

三、本书广州话例句的标音及译句

本书的广州话例句均以国际音标标注。

普通话译句尽量直译，个别无法直译的则采用意译的方式，如“哇，啲嘢贵到飞起”一句，其中的补语“飞起”无法直译，全句意译为“哇，这些东西贵极了”。